



楚

汉

剧

选



烏金記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烏金記”是湖北省第一屆戏曲观摩會演的一个楚劇演出本。曾獲得劇本整理獎。描寫一个窮書生周明月，在王家教館，贈詩扇与女學生王桂英为婚禮。新婚之夜，新郎李宜春被杀，桂英陪嫁的烏金磚被盜。知縣不追賊贓，強以詩扇为証，斷定師生通奸謀杀，周、王二人同陷冤獄。

周妻陳氏为夫伸冤，跋山涉水尋周之友人吳天寿救援，但在权势压迫之下不易告发，趁中秋节之夜，总督衙門开放，陳氏身藏冤狀，至衙內自縊而死；总督欲匿尸埋冤，吳天寿乃出而据理力爭，总督不得不准狀，命知縣重审此案。在吳天寿的帮助下，凶手全部落案，冤情终于伸雪。

烏 金 記

湖北省戲曲研究所編輯

武汉市楚劇团傳統劇目整理小組整理

丁 邑、崔 彩 執筆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新新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開·1¹⁵/₁₆ 印張·40,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500

統一書號：T10106·60

定 價：(7)0.19元

81
H4

人物：

吳天寿、陈 氏、周明月、王桂英、李宜春、刘 氏、
李 七、陈振霖、福 祿、張柏林、店 家、賀 客、
更 夫、雷 龙、雷 虎、雷 豹、仵 作、地 保、
衙 役、城守营、校 尉、丫 鬟、僮 相、禁 子、
禁 媽、提牌官。

第 一 場

〔陈氏上。〕

陈 氏：〔唱〕我的夫王家去教館，春风化雨育英賢。

虽說他进京赴試落了选，布衣蔬食倒也甜。

但求蒼天遂人愿，夫妻偕老到百年。

来至在前堂做針綫，〔坐，做針綫介〕

勤儉持家理当然。

〔周明月上。〕

周明月：〔念〕权将画扇当賀礼，送与女徒赋子归。

娘子！开門来。

陈 氏：来了。〔开門〕官人請进！

周明月：〔进門〕娘子。

陈 氏：官人請坐。〔同坐〕官人今日怎么有暇回来？

周明月：娘子！（唱）

只因学生要出嫁，为着婚礼轉回家。

陈 氏：（唱）妻无积蓄不是假，

哪有厚礼送王家！

周明月：（唱）秀才人情一幅画，

何用俗礼錦上添花；

快与我取出那白扇一把……。

陈 氏：官人！想那王家乃是桐城的首富，送一把白扇当作婚礼，岂不被人笑话？

周明月：咳！娘子不要小看了，这是最值钱的礼物啊！你快与我取来吧！

陈 氏：待我去取。（走）

周明月：轉来。

陈 氏：还是不送了么？

周明月：怎么不送？娘子，你要取那一把画有梅花的前来。

陈 氏：与你取那一把画有梅花的就是。

周明月：哈哈！（唱）

揮毫題詩展才华。

〔周明月落墨，陈氏取扇与之題詩。

周明月：詩已題好，娘子請看。

陈 氏：（看介，念）

扫眉才华冰雪姿，相如詞賦謝女詩；

紅顏难鑾蟾宮桂，犹有寒梅傲霜枝。

周明月題。先生，这詩題得真好。

周明月：娘子夸奖了。

陈氏：詩已題好，你就送去吧！

周明月：送去詩扇，我就辞館回家了。这正是：情义尽在詩扇里。

陈氏：官人早去早回归。

〔周明月与陈氏分下。

第二場

〔雷龙、雷虎上。

雷龙：咳！（念）不耕不讀做大盜，四海为家乐逍遙。

雷虎：（念）叹只叹，时运不大好，偷不着，也盜不倒。

雷龙：（念）賭博輸了，无錢翻梢，无錢翻梢！

唉！兄弟，这些日子，流年不利，偷又偷不着，盜又盜不倒，賭博又总是輸，你看怎么办哪？

雷虎：兄长不要着急，小弟打听得有一笔好买卖，已命三弟打探去了。

雷龙：但不知是什么好买卖？

雷虎：本城有一首富王員外，这几天为了嫁姑娘，派人四处备办嫁妝，听說有不少的稀珍罕宝陪嫁呢！

雷龙：有这等事？三弟怎么还不回来？

雷虎：兄长休要性急，想必就有好音到来了。

〔雷豹上。

雷豹：（念）打听嫁女事，报与大哥知。

大哥、二哥請了！

雷 龙：三弟回来了。

雷 豹：回来了。

雷 虎：叫你打听之事，怎么样了？

雷 豹：兄长容禀。

雷 虎：講！

雷 豹：（念）領了二哥命，两脚不迟停，王家嫁女日期近。

雷 龙：哪一天？

雷 豹：（念）今日端午好时辰。

雷 虎：嫁与哪一家？

雷 豹：（念）李寡妇的儿子李宜春。

雷 龙：陪嫁的是些什么东西？

雷 豹：（念）陪嫁的妆奁多得很，說也說不完，講也講不清。
大大小小几十抬，压轎还有宝和珍。

雷 龙：怎么講？

雷 豹：（念）大大小小几十抬，压轎还有宝和珍。

雷 龙：哈哈，这就好了！

雷 虎：大哥！事不宜迟，速作打算的才是。

雷 豹：是呀！想王、李二家都是本城的首富，迎娶之日，
宾客甚多，这笔财喜虽大，只恐难以下手。

雷 龙：是！这……

雷 虎：我看此事还須从长計議。此地不是講話之所，倒不
如去至前面，找一僻靜所在，慢慢計議便了。

雷 龙：走！

雷 虎：走呀！

雷 豹：(望介)且慢，李府的管家来了！

(雷龙与雷虎、雷豹耳語后，三人排行。

(李七匆匆上。

李 七：(念)为了办喜事，日夜忙不贏。

(雷等故意与李七相撞，李七倒地。

李 七：哎哟！(爬起)你们怎么走路不带眼睛？

雷 豹：你骂哪个没有带眼睛，我把你……

李 七：今天我要不是办喜事，图个吉利，一定不饶你们。

(欲走)

雷 豹：不饶我们？

李 七：好、好，算我倒霉！

雷 龙：(止住雷豹，陪笑)对不起，对不起，只怪我们一时大意，誤撞了老兄，不要见怪！

李 七：好说，好说，也只怪我为了办喜事，太忙了。(欲走)

雷 龙：老兄，你办么喜事？这样忙呀！

李 七：你们还不知道吗？本城都闹得天翻地复了，我家公子李宜春和王员外的女儿结婚，今天迎娶，我是去催花轿的。你们要是有空，都去看热闹啊！(急下)

雷 龙：去催花轿的……三弟，快快跟上前去，看他到哪里去催花轿，速报我知。

雷 豹：遵命！(急下)

雷 龙：二弟，我们下手的好机会来了。你我兄弟三人，今天不免充的充轿夫，充的充抬礼盒的人，一同混到李家，见机行事，就不愁这笔财喜不到手了。

雷 虎：大哥高见，令人佩服！

雷 龙：閑話少說，走！

（雷龙、雷虎同下。）

第 三 場

〔刘氏吉服上。〕

刘 氏：（念）前堂挂灯結彩，老身喜笑顏开。

李 七：（上）稟安人：花轎到。

刘 氏：吩咐礼生，贊礼上来。

李 七：有請礼生先生贊礼呀！

儀 相：（上）恭喜恭喜，香烛燃起，吉日良辰，合巹佳期。
动大乐，新贵人进位。

（丫鬟等分引王桂英、李宜春上；雷龙杂于宾客中上。）

儀 相：拜天地，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众宾客：恭喜恭喜！

刘 氏：多謝破費，后堂待宴。

众宾客：叨扰了。（同随刘氏下）

李 七：（向雷龙）請到后面入席吧！

雷 龙：哦！是，是。

李 七：这位好面熟呀，怎么一时記不起来呢？

雷 龙：真是貴人多忘事，管家催花轎的时候，我們不是見
过了的嗎？哈哈！

李 七：哦！是的是的。請吃喜酒去吧！

雷 龙：叨扰叨扰。等一下我們还要鬧房咧！

李 七：喜事嘛，三天无大小，吃了喜酒去鬧吧。請！我还

有事，不陪你了。(下)

雷 龙：多謝多謝！

〔雷龙下。〕

〔轉場——洞房，丫鬟引新夫妇上，然后捧上交杯茶，新夫妇用后，丫鬟下。〕

〔起更，李宜春关门。〕

〔雷龙、雷虎、雷豹过場。〕

李宜春：〔揭去王桂英的盖头，唱〕

得見娘子心欢喜，郎才女貌好夫妻。

王桂英：〔唱〕暗窺郎君多情意，但愿百年两相依。

李宜春：〔唱〕再与娘子見一礼，今宵庆結連理枝。

王桂英：〔唱〕多謝郎君以身許，愿效前人举案齐眉。(浪絲弦)

〔雷龙窗外偷听。〕

李宜春：小生得与娘子相配，心滿意足；又蒙岳父岳母办了許多妝奩，真是叫我感激！

王桂英：郎君見笑了，并无有什么好东西。

李宜春：听说娘子带来了傳家之宝，小生倒想見識見識。

王桂英：家母倒是与了我一双玉鐲压轎，待我取来与郎君觀看。

〔王桂英将首飾箱移在桌上，取出玉鐲，与宜春同看。〕

李宜春：这样的玉鐲，真是稀見之物。哦！这是什么？

王桂英：这乃是两块烏金。

李宜春：烏金！这也是无价之宝呀！娘子快快收了起来吧！

〔王桂英鎖了桌上的首飾箱。〕

〔鼓打三更。〕

李宜春：不覺已是三更，安歇了吧！

王桂英：是。

〔王桂英進帳，李宜春正欲解衣，突聞响聲；雷龍急躡足至門邊。

李宜春：大概是有人“听房”，待我看来。（開門，出）哈哈，是哪位要闖新房，就請進吧。

〔雷龍閃在李宜春身後，一把蒙住他的頭抱下。

雷 龍：三天无大小，三天无大小……

〔雷虎輕輕越窗入，取首飾箱遞于在外的雷豹後，又跃出，下。

〔鼓打四更，王桂英掀帳，環視室內。

王桂英：郎君怎么还不回房？呀！我的首飾箱呢？（出帳，入室搜尋）哎呀！首飾箱不見了，里面藏有我家的傳家之宝烏金、玉鐲，这这这……（惊駭）哎呀！有賊呀有賊！

〔刘氏、李七、丫鬟上。

刘 氏：什么事呀？

王桂英：母亲！儿压轎的首飾箱不見了。

刘 氏：今日家中无有外人，箱子怎会不見？新郎現在哪里？

王桂英：三更时分，孩儿上床安歇，公子正要就寢，却被鬧房的宾客拖走了。

刘 氏：宾客早散，你休要胡說！

王桂英：公子去了許久，不見回来，是我掀开帳帘，这才发觉箱子不見了。

刘 氏：李七快快找来！

〔李七出房寻找，刘氏在室內查看；李七旋即惊慌的轉来。

李 七：哎呀，启禀安人：公子被人杀死！

刘 氏：你在怎講？

李 七：公子被人杀死了！

刘 氏：在哪里杀死？

李 七：房外楼角处。

刘 氏：带我去看来。（众随出，見尸）哎呀！（唱）

我儿无端被杀害，

（叫头）宜春，我儿，儿呀！

不由为娘痛在怀！

实指望儿成亲傳宗接代，

又誰知遭惨死撇下萱台。

宜春，姣儿……！

王桂英：（同哭）哎呀！婆婆，娘呀……

〔刘氏打王桂英。〕

刘 氏：（唱）罵声賤人大不該，一到我家惹禍灾，

李七快去把案报，

〔李七应諾下。〕

刘 氏：（唱）叫丫鬟将賤人捆綁起来！

王桂英：（唱）婆母休要将我怪，公子死你的儿一样悲哀！

刘 氏：（唱）定是你在娘家行为不正，

通奸夫謀性命起下毒心！

王桂英：婆婆，你你你不要血口噴人哪！

刘 氏：拖下去捆了起来！（唱）

死也要你来偿命，

〔丫鬟推王桂英下。〕

刘 氏：（唱）儿呀，丢下老娘受苦情！

〔打五更，李七急上。〕

李 七：县太爷駕到！

〔陈振霖帶福祿及人役、仵作、地保上。〕

刘 氏：迎接太爷！

陈振霖：（念）出人命連夜報案，害老翁不得安眠。呸！胆大

——（望福祿）……

福 祿：刘寡妇。

陈振霖：胆大的刘寡妇，自不小心，出了人命，該当何罪！

你的儿子怎样被人杀死，凶手現在何处？快快講来！

刘 氏：稟老翁：老身李門刘氏，配夫李銀洲，不幸早年喪命，遺下一子名叫李宜春，幼时与王員外之女王桂英定亲，昨日迎娶，我儿回到洞房之后，竟被王桂英串通情夫杀死，盜去首飾箱一口，請老翁作主。

陈振霖：你說王桂英串通情夫杀死你儿，有何为証？

刘 氏：稟老翁：我儿回房之时，宾客已散，楼上只有王桂英一人，不是她串通情夫杀死我儿，还有何人？

陈振霖：噫！那王桂英呢？

刘 氏：已被我捆起来了。

陈振霖：抓来見我！

〔刘氏引差役拖王桂英上跪。〕

陈振霖：王桂英！

王桂英：老翁！

陈振霖：为何不抬起头来？

王桂英：不敢抬头。

陈振霖：叫你抬头，尽管抬头。

〔王桂英抬头，羞红满面。〕

陈振霖：（看，想，点头）嗯，……王桂英，你的婆母说你私通情夫，杀死公子，可是实情？

王桂英：启禀老爷，想我在家读书，从未与外人来往，太爷不信，可问我的老师周明月。

陈振霖：我要问你，哪个要去问他？快讲！

王桂英：小女子在家读书之时，终朝每日与我的先生不离左右，小女子的为人，先生他是知道的！

陈振霖：啊！你的为人他是知道的？……终朝每日不离左右？……嗯！这其中只怕另有文章。王桂英，你要放老实一些！

王桂英：老爷作主，不要冤枉好人哪！

陈振霖：咳！老爷为官清正，从不冤枉好人。来！件作随同地保验尸回报。（件作应诺，随李七下）福祿——。

福 祿：在。

陈振霖：随老爷现场查勘。

福 祿：喳！

（陈振霖在室内略一巡视后就坐，福祿搜查箱箧。

（地保、件作上。

件 作：禀老爷：验明男尸一具，口中塞有棉絮一块，系用绳索勒死。

陈振霖：知道了。

福 祿：嫁衣里面，搜出男人的折扇一把！

（福祿呈诗扇，陈振霖接观。

陈振霖：喂嗨呀！诗倒不错。王桂英，这把男人的折扇是从

哪里来的？

王桂英：乃是恩师周明月送与我的。

陈振霖：啊！又是恩师周明月？周明月他有多大年纪？

王桂英：年近三十。

陈振霖：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王桂英：小女子一十八岁。

陈振霖：平时你二人感情如何？

王桂英：恩师诲人不倦，学生自必尊师重道。

陈振霖：如此说来，你二人感情甚好，是也不是？

王桂英：这……

陈振霖：嘟！洞房之中，只有你夫妻二人，如果不是你私通奸夫，谋杀本夫，李宜春被害至死，怎能不救？

王桂英：歹人谋杀公子，是在房外，当时小女子已经安歇，故不知情。

陈振霖：一派胡言。分明是你二人通奸谋杀，周明月见你嫁到李家，心怀嫉妒，因而杂在宾客之中混入李家，杀死公子，是与不是？

王桂英：老爷呀！想我那恩师乃是老诚持重的情白君子，小女子出身书香门第，粗知礼义，岂肯做出无耻的勾当！

陈振霖：难道那李宜春新婚之夜，还会自寻短见不成？

王桂英：老爷明鉴，公子被杀，小女子陪嫁的乌金、玉镯亦被盗去，这案情显然与偷盗有关，不可不查。

陈振霖：岂能不查？（背介）依此案情看来，倒有些象是谋财害命。说是谋财害命么，又哪里去找凶手咧？是这……（看扇，又看王桂英，推测之后）这诗扇，周明月何时送与你

的？

王桂英：就在小女子于归之时送与我的。

陈振霖：上面題的詩句可能背誦？

王桂英：倒还记得。

陈振霖：当面念来。

王桂英：是。（念）扫眉才华冰雪姿，相如詞賦謝女詩，紅顏
難攀蟾宮桂，犹有寒梅傲霜枝。

陈振霖：怎么講？

王桂英：紅顏難攀蟾宮桂，犹有寒梅傲霜枝。

陈振霖：哈哈！你怕老爷不懂得么？这詩里明明写道，周
明月見你生得貌美，与你通情之时，有夫妇画眉之乐。
他以汉代才子司馬相如自况，又将你比作那晋朝的风流
女子謝道韞，是与不是？

王桂英：老爷呀！恩师无非是婉惜小女子身为女儿，空讀詩
書，不能上进，此乃有感面作。

陈振霖：呀呀呸！明明是一首情詩，怎說是感怀？劝你从实
招来，老爷尚可諒情一二；如若不然，带回衙去，你就
知道刑法的厉害了！

王桂英：刑法厉害，也不能輕責无罪之人。

陈振霖：好厉害的嘴！来呀，将囚犯王桂英鎖回衙去。

衙役：喳！

王桂英：老爷，冤枉呀！

陈振霖：打道回衙！

〔圓場。

陈振霖：升堂。

〔人役鼓噪，陈振霖升坐。〕

陈振霖：胆大王桂英！你是如何私通奸夫谋杀亲夫的？快快招来！

王桂英：老爷，小女子实在是冤枉呀！

陈振霖：嘿！凶犯上得堂来，总是要喊冤枉的。本县明察秋毫，岂能容你狡赖？来，与我拶了起来！

衙役：喳！（用刑）

王桂英：哎呀！（晕倒）

衙役甲：禀老爷：犯人晕过去了。

陈振霖：将水喷醒。

〔衙役用水喷王桂英。〕

衙役甲：醒来。

王桂英：喂呀……

陈振霖：有招无招？

王桂英：要我招些什么？

陈振霖：来，看大刑伺候！

〔衙役持夹棍置于堂上。〕

王桂英：（大吓）喂呀！（唱）

县太爷不問皂白严刑拷問，

吓得我三魂少二魂。

不招供来也是死……，

陈振霖：快快招来！

众衙役：招！

王桂英：我，我，我……

陈振霖：看大刑！

众衙役：噍！

王桂英：哎呀！小女子有招。（唱）

李公子是我杀……

陈振霖：还有何人？

王桂英：（唱）……无有别人！

陈振霖：哼！叫她画押。

衙役甲：画押！

王桂英：这……

衙役甲：画！

〔王桂英被迫画押。〕

陈振霖：禁婆收监。

衙役甲：禁婆走上！

禁婆：（上）见过老爷！

陈振霖：将这一女犯收押。

禁婆：遵命！（向王桂英）大刑到！

王桂英：不好了！（唱）

一見枷鎖上了身，不由桂英胆战惊！

我縱然一死不打紧，連累先生难脱

陈振霖：来呀，与我将周明月抓了前来！

衙役：噍！（二衙役下）

〔内声：“冤枉呀！”〕

陈振霖：呀！（唱）

这一桩案情尚未了，是何人喊冤哭嚎陶？

福祿：小人前去查問就是。（下，持状上）启老爷：王氏家族递来了保状。